执行主编:刘琳佳 责任编辑:刘雪娇 电话:(0451)84612187 E-mail:lnliuxuejiao@163.com

芦苇花开暖新家

旧影重现

1980年秋,芦苇花开时,我们家乔迁新居。房子刚盖完,大门和玻璃窗都还没装,家里却已捉襟见肘。父亲说等下月发了工资,新房就能“五脏俱全”,可母亲一刻也不愿等。她在大杂院里受够了委屈:婆娘们伶牙俐齿、爱传闲话,性格内向的她没少受气,常独自抹泪。父亲总劝她,等批下宅基地就好了。如今这新家,是她盼了多年的安稳窝,更是心头的世外桃源。



父亲只好依着她。他用酸枣树枝捆了个临时大门,窗户用塑料布封住。屋里除三张木板床、一张破桌柜、五条木凳,最值钱的就是那台拍一下才出声的破收音机。母亲却像得了宝贝,摸摸土墙,踩踩新地,眼里亮晶晶的。她说:“再破也是自己的,不用看别人脸色。”

母亲对新家极满意。当晚,她煮了一锅白菜豆腐汤,让我们吃个够。饭后,她竟破天荒与父亲合唱《沙家浜》。那是我第一次听她唱歌,高音上不去,低音下不来,五个音破了三个,却唱得不亦乐乎,逗得我们肚子疼。父亲笑得直不起腰,哥捂着嘴蹲在地上,我笑得眼泪都出来了。母亲自己也笑,说:“新家第一晚,得有点动静,才热闹。”

新家在山脚下,全村十一户,我们最早入住。夜里风吹塑料布呼啦响,酸枣门哐哐作响,荒山野岭只我们一户,我联想起蒲松龄的鬼故事,越发害怕。我把头埋进被子里,大气不敢出。母亲轻轻拍我:“怕就高声唱。”那晚,我敞开嗓子,哥也跟唱,父母加入。父亲笑言:“这歌声,鬼也吓跑。”唱累了,我也就睡着了。那一夜,风很大,心很暖。

次日一早,我和哥去割大捆芦苇。露水打湿裤脚,苇叶划破手背,我们却兴冲冲的。母亲捡几枝插空瓶,余下编成苇帘挂窗上御寒。霜降后的芦苇长出洁白芦花,微风拂过,白蓬蓬的花絮轻舞,妩媚温柔,给清寒新家添了生机温馨。母亲端详着苇帘,说:“这比玻璃还好看,天然的花纹,城里买不着。”

父母相约,每年秋天添置一件新家具。次年秋,父亲请木工打大床,漆裙板,画喜鹊登枝。母亲摸着新床,像摸孩子的脸。第三年买沙发,第四年抱回12寸黑白电视。父母无储蓄,每年秋都“破费”。我和哥每年芦苇花开时割一捆,插瓶摆桌,挂篮上墙。正因新摆设,家总有刚搬来的新鲜喜悦。邻居来串门,总夸我家“一年一个样”。

我问母亲为何偏在秋天添置,她说:秋天搬进新家,虽曾家徒四壁,但有了独立小院,真正属于自己的家,日子越有劲。与你爸约定,一年为周期,看家庭变化,每件新家具都像搬新家,喜悦兴奋。她还说,日子不怕穷,就怕没盼头。有了盼头,苦也甜。

芦苇花开,天气渐冷,植物失生机,大地萧索。母亲知道,需点喜庆温暖自己和家。她总说:“秋天是收获的季节,也是播种希望的季节。新家具是秋天的果,更是来年的根。”多年后,我离家求学,每逢秋风起,总想起那片白茫茫的芦花,想起母亲站在新家门口张望的身影。那芦花,白了山头,暖了心头。

[山东·淄博] 马海霞

乡间霜降往事

每当霜降时节,气温骤降,空气中的水汽凝结成霜。这是秋天的最后一个节气,万物毕成,苒苒物华尽,繁华喧嚣已随雁远行。乡间小路静谧,溪水更细更清,裸露的岩石如鬼斧神工。偶有小野花在石缝寻得温暖,悄悄绽放。

儿时在农村,一切农事按节气走。上世纪80年代,分田到户,我家得一亩三分地种水稻。霜降正值晚稻丰收,晨光微露,我先去割禾挑箩筐。早饭后,父母扛打谷机下田,边打谷边清稻,装满便挑回,母亲在晒坪翻晒。稻谷在阳光下泛着金黄的光泽,空气中弥漫着新米特有的清香,那味道至今难忘。

“霜降前,薯刨完”。割完晚稻,便抢挖红薯。初霜一打,薯叶蔫了,正是开挖时。家家户户带镰刀、锹头、推车,朝梯田进军。母亲挥镰割藤,父亲握锹头刨土,红薯滚落。我们跟在后面捡拾,满手泥土,满脸欢笑,那是浩荡的丰收景象。偶尔挖到特别大的红薯,父亲会举起来炫耀,惹得大家一阵欢呼。傍晚回家,母亲挑几个小红薯埋进灶膛,饭熟时红薯也熟了,剥开焦黑的皮,露出金黄的瓤,甜得能把舌头吞下去。

老屋后,柿树显眼。野柿子青黄,未熟涩口。霜打后,熟透的柿子黄澄澄,挂满枝头如红灯笼。哥哥爬树,近处用绳递,远处用长竹竿网兜套。柿子装回家,收藏起秋天的甘甜。老人们说霜降吃柿,御寒保暖,硬脆清香。我们把柿子放在窗台上晒,等它变软变甜,那是童年最奢侈的零嘴。

“霜降到了拔萝卜”。村外菜园里,父亲手脚麻利,把白胖萝卜拔起,我们边咬边夸,父亲眉眼含笑。萝卜收回,垒成半白半绿墙:三分之一切条晒干备来年,三分之一切块腌咸菜,三分之一入窖现吃。母亲腌的萝卜咸菜,是冬天早餐桌上最下饭的小菜,脆生生的,咬一口满嘴咸香。

如今,我离乡居城,霜降来临,愈思念乡间往事。四季轮换,霜降依旧。那份无修饰、纯净的往事,如人生美丽风景,踏实而温暖。

[广西·钟山] 陆明华

“二八”自行车载满岁月的温情

说起老物件,我最难忘的便是家里的那辆“二八”自行车。我出生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,那是一个物质相对贫乏的年代,一辆自行车便是农家最渴望的“大件”。

十二岁那年的傍晚,我刚端起饭碗,村里便响起当当的敲钟声。生产队分到一辆“二八”自行车,队长为了公平,决定抓阄。父亲常年在外,母亲忙着重活,作为家中长子的我,被寄予厚望去抓阄。生产队七八十户人家,大半个村子都围在队部。队长拿着纸箱子依次让人抓,许多人失望而归。眼看快到我,我紧张得手心冒汗,暗想:若能抓中,母亲定会欢喜。会计喊“快,该你了”,我慌忙把手伸进箱口,摸到个纸球,展开一看——“自行车”三个字清晰入目!我激动得几乎跳起,飞奔回家报信。

没想到,母亲却愁眉苦脸:“孩子,咱家穷,没钱留车,让给别人吧。”我急了:“好不容易抓到,不能让!家里正需要,我去借。”母亲拗不过我,拿出全部积蓄,又向邻里、外婆家借钱,终于买下了这辆车。

这是上海产的凤凰牌“二八”自行车,外观俊朗,承载能力强,车座可调节。当时我个子矮,只能斜身把腿从横梁下穿过,踩着脚踏板骑半圈。即便如此,我仍满心欢喜。它陪我串亲戚、赶庙会、往家驮粮食。每月,我还骑十几里地去邮局,把父亲寄来的汇款单换成现金,它是我年少时最得力的伙伴。

1975年我参加工作,去五十里外煤矿子弟学校任教,这辆自己车成了唯一的交通工具,风雨无阻伴我上下班。1979年我到了婚龄,正赶上流行“三转一响”(自行车、缝纫机、手表、收音机)。婆婆给我买了辆飞鸽自行车,我主动把凤凰车留给妹妹。如今,四十多年过去,车身下落已难辨,但它永远刻在我记忆里。它不仅是我亲手抓阄买下,更见证了我的童年、成长与亲情,载满了岁月里最朴实的温情。

[河北·邯郸] 胡小琴

承印单位:黑龙江龙江传媒有限责任公司、经济日报印刷厂、广州蓝海印刷有限公司、河北报业传媒集团印务有限公司、河南省邮电科技有限公司、山东大众华泰印务有限责任公司、西安蓝星新技术开发有限责任公司、江苏鸿兴达邮政印务有限公司